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五禮通考卷二百七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五十一

巡狩

蕙田案巡狩之制見于經者多矣叅以史記五帝本紀及竹書紀年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諸書則自黄帝顓頊已有

巡方之典不始于唐虞也葢先王以此察諸侯之政治聯遠方之聲教諳兆民之疾苦乃維持天下之大權其意深遠矣秦漢以下封建變爲郡縣形勢雖異於古然時遣所及察吏治觀民風考其用意與唐虞三代若合符節焉唐開元禮及杜佑通典以巡狩屬吉禮宋史改屬嘉禮今從宋史先之以經訓而後世之史事附焉

易觀卦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游歴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子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左氏傳諸侯有王注從王事王有巡狩注省四方

孟子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

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注言天子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于民無非事而空行者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晏子又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韓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若蒙休息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

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注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注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

注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

白虎通德論王者必制廵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至四嶽者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風俗通義廵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為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孔氏穎達曰所以為此廵守之禮者以諸侯為天子

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幾耳目不達于遠方神明不照于幽僻或將强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上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

吕氏祖謙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葢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一次提攝此新新不已之意

朱子曰或問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爲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洽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巡守亦非舜創立此制葢亦循襲

將來黄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右巡狩名義

書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注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疏每五歲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于方岳之下凡四處别朝故云四朝朝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

朱子曰五載之内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葢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

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蕙田案四朝有三說謂四面各朝于方岳之下者孔安國馬融王肅孔穎達也謂四季朝京師者鄭康成也謂五載内諸侯來朝者四皆分方而至者朱子蔡仲默也當以朱蔡之說為正說見賔禮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注天子以海内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疏鄭志唐虞五載一巡守夏殷六年一巡守此云虞夏之制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

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

方氏慤曰五為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故取數以五為節

白虎通德論所以五歲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不及五載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王者因天之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子以時視民之勤此之謂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五年之期

周禮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注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疏云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

李氏曰周以木德王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天故巡守取歲星一周天道大備之數也

鄭氏鍔曰至十二歲王乃巡其所守變禮易樂者可以知其畔革制度者可以知其逆或討或流于是行焉若或有故而不巡守則合天下諸侯皆來朝王于京師考其制度焉是謂殷國殷者衆也言命衆國而皆至也

楊氏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于巡守也兵衛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繁其

人衆其于巡守也兵衛多征求重故行之十二歲不為踈

王氏安石曰王巡狩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吕氏祖謙曰巡守之禮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却十二年何故葢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蕙田案巡守與殷國乃兩事非一事葢十二年一巡守者其常也或十二年之期已周而天子有事不能巡守則行殷國之禮此其變也鄭註甚明王氏李氏乃云殷衆也謂當方

諸侯則以巡守殷國爲一事矣案此經上文
於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下明云時會以發
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註云時會
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
而發禁命事焉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
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
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殷

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然則殷者諸侯朝王之一法因王不巡守而行之故並繫于十有二歲之下鄭註云如平時而賈疏復申之云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别者六服盡來不分四時此時會也雖不按服數而東春南夏西秋北冬四方分來此殷同也時會乃因王有征伐故行之則非常之事故六服盡來殷同特以代巡守故不必一時皆集義各

有當耳王荆公說最確當從之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此篇說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侯歲一見貢祀物甸二歲一見貢嬪物男三歲一見貢器物采四歲一見貢服物衛五歲一見貢材物要六歲一見貢貨物先儒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者以為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若周無此禮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耳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

朱氏升曰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與此不合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蕙田案尚書六年一朝周禮以服數來朝二

者不同孔疏謂成周時自有二法元儒朱升作旁訓復據書以疑周禮竊恐未然葢叔向所言本無年數其年數皆係觧左傳者臆度之詞孔氏據以當六年之説未可信也至大行人所云見者與十二年一廵守之文緊緊承接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尚書而强指為因貢而見之變禮大宗伯所云會同即大行人之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之外

今欲牽合尚書而遂指爲朝之常法此皆偏曲之見也蘇子瞻云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也此說最爲明了葢尚書周禮本無二法先儒不得其說强生分别皆非也詳見賔禮

又案以上十二年巡狩之期

辨鄭氏夏殷六年一巡狩

孔穎達禮記正義案鄭志孫皓問鄭答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守六年者

取半一歲之律吕也

蕙田案唐虞廵守之期見於尚書周廵守之期見於周禮夏殷之制不見於經其云六年者康成臆度之言耳孔氏又從而為之說以為取律吕之半則更無據

觀承案康成夏殷六年廵狩之說未可謂無据也唐虞五載一廵狩固是五年周禮又六年王乃時廵固是十二年然先曰六年五服

一朝明是六年之中五服已徧朝此年原是六年廵狩之常期但係夏殷之禮周時已不能行故特空此一年而後曰又六年王乃時廵是前六年雖居其期而不行直至又六年而乃行耳此猶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二百故夏殷六年一廵狩周禮倍之則又六年也葢唐虞分方朝覲羣后四朝須四年而徧故第五年乃時廵夏殷既分五服咸建五

長須五年而徧故第六年而後時廵此細玩經文而可得者鄭說不為無据也然如孔氏謂取律吕之半則不免附會耳

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闗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胡氏曰舜以十一月朔廵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廵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書舜典歳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岳

歸格于藝祖注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疏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于岱岱與泰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與泰衡與霍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云霍山在廬江灊縣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

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于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遍此事必不然也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歸格于祖禰　注岱宗東嶽假至也　疏巡守皆以夏之仲月者以律歷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用四仲也孔注尚書自東嶽南巡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鄭注云每歸格于祖言每歸似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

辨崔氏一年巡一嶽

崔氏靈恩曰唐虞五載巡狩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岳周氏霍山為南岳其祭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為長

杜氏佑曰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岳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案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又案堯舜簡儉嘗稱茆茨土

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岳五載復往宗
廟享祭薆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
二十年方遍及於民物不亦乖踈詳周官本文與孔
氏註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
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
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勞苦始皇遊幸
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于有隋或東封告
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

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别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之說耳

吕氏祖謙曰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十年而徧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徧不知何據

馬氏端臨曰案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

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岳何所據耶古帝王之廵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岳為底止之地葢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

閻見後録舜一歳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疑之

蒐田案舜典歸格藝祖王制歸假祖禰其文
皆承四巡之後本無可疑鄭康成創為每巡
一岳歸而復往之說崔靈恩知其說之不可
通而强欲回護遂謂五載一巡止至一岳若
遍周四岳須二十年謬矣諸儒駁之甚當
又案每巡皆用夏時中月易稱至日不省方
非謂十一月不省方原並行不悖若邵氏之
聞見後録乃因仲夏盛暑不宜至衡山炎熱

之地仲冬苦寒不當至恒山冰雪之區是以

常情之偷惰窺測聖人矣

又案南岳衡山本無可疑惟因爾雅釋山乃

有二條前云衡山後云霍山遂滋後儒之疑

郭璞回護爾雅乃云一山二名不知爾雅為

後儒所亂移衡山于霍山漢武帝事後一條

明屬漢儒附益其文耳本朝宿松朱書字綠

作南岳辨一卷謂衡山僻遠斷無時巡之理

因謂經文衡山即霍山也不知古聖人法天行健不敢自暇自逸舜至九疑禹臨會稽何嘗以其僻遠而畏遠行耶

右廵狩之期

書舜典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疏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于岱宗之嶽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于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國之君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至于文祖之廟用特牛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

蔡氏沈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蔡氏沈曰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蕙田案此舜巡狩之實事巡行所守專以考察諸侯也

右虞巡狩之禮

獻功

路史炎帝之時后歲省方觀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

史記五帝本紀黄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路史黄帝撫萬靈度四方乗龍而四廵東薄海禪丸山西逾隴疑笄屯南入江内涉熊湘北居滓碣南臨元扈乃開東苑祓中宫詔羣神授見者齋心服形以先焉作清角樂大合而樂之鳴鶴翶翔鳳凰蔽日于是合符于釜山以觀其會

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幽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路史帝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北嬪幽陵南撟交阯西際神沙東跂蟠水四行天下周旋八外日星所設靡不砥厲　帝省方以齊民之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

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狩四嶽

路史帝制五服均五等五國相維設四嶽八伯以典諸侯而臨民以十二春省耕秋省斂宣聲教以同俗振彫瘵聽民聲觀四履之所以化其上入其疆土地辟岐旁趨養老尊賢駿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絀

通鑑前編帝堯十有二載巡狩方嶽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

之以職多男子則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通志五帝紀堯巡狩告成周流五岳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罹辜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不賞而勸不罰而治

三齊略記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

為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又石上有堯跡于今猶存

蒐田祭以上古巡狩附

周禮夏官職方氏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注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供具

王氏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修平乃守修則使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

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故戒以考乃職事職則慮其曠職事則慮其有廢事

鄭氏鍔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修正其疆界攷察其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率然後待之以誅夷竄殛之罪可以無愧矣

李氏嘉會曰必先警戒而後巡守者不欲乘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注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鄭氏鍔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嚮之方國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

蒐田案以上巡狩先事戒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注類宜造皆祭名　疏此論天子廵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類乎上帝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廵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令誅罰得宜亦隨宜而告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

孔叢子廵守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見古天子廵守之銘焉陳子曰敢問昔聖帝明王廵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古者天子將廵守必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内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

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清道而出

白虎通德論王者出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

出

朱子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陳氏澔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爲巡守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先事行告祭

曽子問曽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陳氏澔曰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輅也又名曰公禰

吳氏澄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方氏慤曰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氏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白虎通德論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蕙田案以上亦見孔叢子不複載

又案以上巡狩載主

周禮夏官戎僕掌馭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注戎車革路也

王氏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軷之儀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氏諤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犯軷之祭

王氏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行山曰軷封土為山于國門之外祭之以行為祖道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犯軷

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王巡守則夾王車注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呂氏溫曰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瞻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威文勤王之伯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于此明得失諸侯于此鑒幽替斯懲勸之道也

王氏昭禹曰其地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不知之則土訓之道地圖詔地事與有力焉

鄭氏元錫曰王體萬物不可使一物失所故博告之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注道方志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方慝四方言語所忌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苟于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魏氏校曰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斛之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痺魚鱉螺蜆之屬足治痺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檳榔之屬足去瘴是矣王所至恐不習水土預求物以防患非若後世但求口腹玩好也

蕙田案鄭注以方慝為言語之忌莊渠魏氏

以為食物之忌二說不同皆通

又案以上巡狩車行之儀

周禮夏官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疏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

鄭氏諤曰若有祭祀于四海山川則必擇黃色之駒加文飾以將事焉此皆校人之職或謂大宗伯以沈貍祭川澤而祭祀之牲各放其色四海山川乃均用黃駒何耶以玉人之職攷之王巡守過大山川所用之璋不同然皆以王金勺前馬則知均用黃駒者海與山川均為地道黃者地之中色若夫用駒則以巡

守而行四方駒有千里之足而行地莫如馬駒雖馬之小者禮以小為貴飾黄駒乃郊用犢之意

冬官考工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射琰出者也杜子春云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謂龍口也衡横也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馬於天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于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太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黄駒疏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璋據為勺柄黄金勺以下據為勺頭山川地神故用黄駒也

林氏曰宗主禮者祝通神者

孔叢子巡守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

蕙田案以上巡狩所經岳瀆

禮記祭義王者巡守諸侯待于境

白虎通德論王者巡守諸侯待于境何諸侯以守藩為職也故待于境

蕙田案此條亦見孔叢子不復載

又案以上巡狩諸侯待境

王制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方氏慤曰天之高也故燔柴以上達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告至也神祇衆矣止以山川益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其所守山川為大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者其無所屈皆可謂神其無所別皆可謂祇也

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周氏諝曰天子巡狩至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

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陳氏澔曰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曲禮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陳氏澔曰天子巡守而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鬼神當祭者之祭以不親往故祝辭稱字曰某甫甫者大夫之美稱也

方氏慤曰望秩之禮必于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田間道也祭于畛而謂之畛猶祭于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于是特言有焉

詩周頌序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朱子集傳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岳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朱子集傳言美哉此周也其巡狩而登此山以柴望

又道于河以周四岳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岳之下以答其意耳

曹氏曰時邁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蒐田案以上巡狩柴望

周禮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宫轅門為壇壝宫棘門為帷宫設旌門無宫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夏官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祓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既為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設梐枑再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

蕙田案以上巡狩設舍

禮記王制覲諸侯注覲見也　疏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　案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

宫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有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于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于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别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

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為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覲禮云為宮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前為此宮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為說其義非也

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賔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宫旁一門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宫亦如此與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王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一皆為壇於國門之外加方明焉天子示之盎以為盟尸也此云合諸侯者謂大會同耳巡守之制亦如其會同但會同為壇于國門之外而巡守為壇于方岳之下耳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此壇之所作也其制爲壇三成即覲禮所云深四尺者是也葢從下向上爲深發地一尺上有三成則總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葢壝土爲壇壇外爲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馬氏端臨曰天子與諸侯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壇制同其壇外爲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每等高一尺其堂上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見諸侯之時據鄭注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于宮内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鄭衆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

者推手小下之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又案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珪王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珪躬珪王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王陳擯者三人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玉王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

蕙田案巡守見諸侯其儀多與覲禮同學者當互參之

又案以上巡狩覲諸侯

白虎通德論王者廵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

蕙田案此禮不見于經亦有可疑姑存之

又案以上廵狩舍諸侯祖廟

掌客掌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廵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

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注政治邦新殺禮之屬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于四嶽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

易氏祓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饟謂饟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享燕膳食之類

禮記郊特牲 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

陳氏澔曰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

蕙田案以上巡狩諸侯致膳牲

王制問百年者就見之注就見老人 疏此謂到方岳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岳于道路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

祭義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注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注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疏此一節明尚齒貴老之義八十九十者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

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君就之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亦當共言論政教往就之可也

應氏鏞曰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不敢超越經過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見老人

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疏太師是掌樂之官令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所好惡若民志淫邪則好邪僻之物由在上教之不正也以民俗知君上善惡也

蕙田案以上廵狩觀察風俗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注同陰律也

疏典禮之官於周則太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鍾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云同陰律者鄭以先儒以同為齊同此律故辨之太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

蕙田案陸氏釋文載王肅尚書註以同為齊

孔疏因之康成以同為陰律二說不同頴達

作禮記疏即與書疏異解似王說較直捷

又案以上巡狩考正制度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注舉猶宗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疏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于是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

陳氏澔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蒐田案以上巡狩賞罰黜陟

南巡狩如東巡狩之禮西巡狩如南巡狩之禮北巡狩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注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程子曰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于其廟也

呂氏祖謙曰巡狩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心矣想先王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

陳氏澔曰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禰之廟

蕙田案尚書但言祖禮記兼言禰文有詳略其禮一也

孔叢子巡守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内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蕙田案以上巡狩歸告廟

竹書紀年武王十五年初巡方岳誥于沬邑

通鑑前編武王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
侯
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
通鑑前編成王十有二年巡狩朝諸侯于方岳因行
黜陟之典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

康王十六年王南巡守至九江廬山

通典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而崩其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游得王周人諱之

穆天子傳周穆王守滲澤得白狐元狢以濟河宗得驥溫驪騄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

蒽田案穆天子傳文多荒誕未必紀實其事亦見史記秦本紀今存其略不詳及

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廵狩東都

朱子詩車攻集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春秋莊公二十一年左氏傳夏五月王廵虢守虢公為王宫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冬王歸自虢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記周本紀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蕙田案周禮所載周巡狩之儀甚詳其他禮

記王制及見于各傳記者或兼夏殷巡狩之

典然别無所考今統入周制

右周巡狩之禮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五十二

巡狩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遂上泰山立

石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勃海以東過黄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户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頌德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登之罘刻石之瑯琊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

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自瑯琊北至榮成山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右秦

漢書高祖本紀高祖二年冬十月如陜鎮撫關外父老

文帝本紀三年夏五月上幸甘泉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晋陽中都民三歲租留遊太原十餘日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　十年冬行幸甘泉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　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

景帝本紀景帝中六年冬十月行幸雍

武帝本紀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　六年夏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歴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

餘里威振匈奴還祀黄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春正月行
幸緱氏遂東廵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
明堂詔行所廵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
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
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廵
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　二年冬
十月行幸雍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至瓠子臨
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赦

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詔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冬行南廵狩至于盛唐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琊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詔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

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　六年冬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禪高里東臨勃海

望祀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　二年春

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還幸北

地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太始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

宮享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琊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户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宫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五月還幸建章宫大置酒赦天下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鉅定還幸泰山夏六月還

幸甘泉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遂幸安定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

元帝本紀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

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三月行幸河東

葸田案王莽傳載天鳳元年莽廵狩事今削

不録

右漢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三年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　四年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臨平五月進幸元氏辛巳進幸盧奴六月辛亥車駕還宫七月丁亥幸譙八月戊午進幸壽春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宫十一月丙申幸宛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　九年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轘轅　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廵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

葉章陵五月乙卯車駕還宮　十八年春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　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輙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

二月壬寅車駕還宫復濟陽縣傜役六歲　三十年春二月東廵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宫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復濟陽縣是年傜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中元元年春正月丁卯東廵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岳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宫己卯改年為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自長安

明帝本紀永平二年冬十月甲子西廵狩幸長安歴覽館邑㑹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癸卯車駕還宫　五年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㑹鄴　六年冬十月行幸魯㑹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南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壬午車駕還宫

十年夏閏四月甲午南廵狩幸南陽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

娯嘉賔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冬十月徵淮陽王延
會平輿徵沛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宫　十
三年夏四月辛巳行幸滎陽廵幸河渠乙酉詔曰今五
土之宜反其正色濵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
其利因遂渡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宫　十
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廵狩辛丑幸偃師徵沛王輔會睢
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
城徵東平王蒼會陽都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還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遂幸大梁至定陶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本紀建初七年秋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内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己酉進幸鄴勞享魏郡守令以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

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
還宮冬十月癸丑西廵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得銅
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
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又幸長平
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每所到幸輒㑹郡
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
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八年冬十二月甲午東廵狩幸
陳留梁國淮陽頴陽戊申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秋八月丁酉南廵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偫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辛丑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巳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十一月巳丑車駕還宫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丙辰東廵狩乙丑帝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辛未幸太山進

幸奉高癸酉大會内外羣臣丙子詔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稾戊寅進幸濟南三月巳丑進幸魯壬辰進幸東平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車駕還宫

張酺傳顯宗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于御前遂令入授皇太子及肅宗即位數月出為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

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章帝本紀元和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懐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宨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歴魏郡經平原

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懸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令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令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

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出長城癸酉還幸元氏三月丙子詔復元氏七年傜役己卯進幸趙辛卯車駕還宫賜從行者各有差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九月至自安邑

章和元年秋八月癸酉南巡狩甲申徵任城王尚會睢陽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徵會東海王政九月庚子幸彭城東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從辛亥幸壽春己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宫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　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並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賜從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

張禹傳永元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

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十六年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廵狩辛卯幸泰山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癸巳勞賜郡縣作樂三月戊辰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内壬戌車駕還京師冬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吏于長

安作樂閏月乙未歷觀上林昆明池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　四年春二月甲辰南巡狩

順帝本紀永和二年冬十月甲申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桓帝本紀延熹二年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宮十二月己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行所過縣三斛　七年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賜

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宫

靈帝本紀光和五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歴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

右後漢

三國魏志文帝本紀黄初二年冬十二月行東巡　三年春正月庚午行幸許昌宫三月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癸亥行還許昌宫冬十一月辛丑幸宛　四年春正

月築南巡臺于兖三月丙申行自兖還洛陽宫秋八月辛未東巡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宫

晉書禮志黄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

五年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宫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行還許昌宫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

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二月行自譙過梁

明帝本紀太和四年八月辛巳行東巡乙未幸許昌宮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

晉書禮志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右魏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四年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寃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

近便若朕親臨之

通志晉初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行其禮武帝泰始四年詔使使持節侍中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其萬民之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理刑禁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札喪荒凶厄貧為

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

蒐田窠此後世遣使代巡之始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丹徒三月享會父老舊勲于行宫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及單孤並隨宜隱䘏　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會舊京故老萬餘人享勞賚𤼵赦蠲徭役

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春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兖

二州丁巳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已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壬寅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玆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岳次九河而撿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觀表觀民六合覧校長洲騰沙飛礫平岳盪海鼖晉合序銑鉦協節獻酉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賡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壤瑞率宇歌懽思散大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歲租布

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
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洽賚又詔曰朕弱年操製出
牧司雍敘政宣風荐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難夷
情義實繫于懷今或練蒐訓旅涉兹境閭故邑耆舊在
日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大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
燕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往猷思廣前
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
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

之善隨才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往施及子孫壬申車駕還宫秋九月戊子詔曰昔周王驥迹實窮四瀆漢帝鑾軫徧五岳是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天昌替馭臨宫創圖禮代天鬱世賀興毁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盡實戒之規以塞謀危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冬十月戊申車駕廵南豫州詔曰朕廵幸

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獄繫刑罪並親聽訟其士庶或怨鬱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潔立負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力田殖穀一介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弊可即開行倉並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丙寅詔曰賞慶刑威奄國彝軌黜幽升明闢寓恒憲故採言聆風式觀侈質貶爵加地于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巡江甸因覲嶽守躬求民瘼思宏明試之典以申考績

之義行幸所經涖民之職功宣于聽即加甄賞若廢務亂民隨愆議罰主者詳察以聞己巳車駕校獵于姑熟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上于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車駕習水軍於梁山有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大明七年為神爵元年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東諸郡大獄壬寅遣使開倉貸卹聽受雜物當租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別署勅繫長徒一切原

散其兵期考襲譎戍悉停歷陽郡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孤疾賜帛十匹蠲郡租十年癸亥車駕至自歷陽

魏書昭成帝本紀建國十二年西巡至河而還　十九年二月帝西巡因而臨河使人招喻閼頭從命　二十二年春帝東巡至于桑乾川夏四月還雲中　二十五年帝南巡至君子津冬十月行幸代

道武帝本紀登國二年冬十月癸卯幸濡源十一月遂幸赤城十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三年春二月帝東

廵夏四月幸東赤城六月渡弱落水班賞將士各有差秋七月帝還赤城　七年秋八月行幸漠南仍築廵臺

八年春正月帝南廵二月幸榖羊原赴白樓夏六月車駕北廵秋七月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仍講武九月還幸河南宫　九年春三月帝北廵夏五月田于河東秋七月還幸河南宫

天興元年春正月庚子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

賑恤之帝至鄴巡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彛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辛酉車駕發自中山至于望都堯山次于恒山之陽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峙宮　三年夏五月巳巳車駕東巡遂幸涿鹿西幸馬邑觀灅源秋七月壬子車駕還宮　六年秋七月戊子車駕北巡築離宮于豺山縱士

校獵東北踰罽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
灅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宫
天賜三年春正月甲申車駕北巡幸豺山宫二月乙亥
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宫夏四月庚申
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宫秋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宫遂至
青牛山丙申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
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中觀天鹽池
度漠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冬十

月庚申車駕還宮　四年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
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數百人遂東北踰
石漠至長川幸濡源西幸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
乃還宮
明元帝本紀永興四年秋九月巳巳朔東巡巳卯大獮
于石會山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
北部諸落賜以繒帛八月庚戌車駕還宮壬子幸西宮
臨板殿大享羣臣將吏以田獵所獲賜之冬十有二月

丁巳車駕北巡至長城而還　五年夏四月乙卯車駕西巡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遊幸刻石頌德之處乃于其旁起石壇而薦享焉賜從者大酺于山下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賜其渠帥繒帛有差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踰七嶺山田于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宮

神瑞二年夏四月己卯車駕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參合

東幸大寧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漁辛酉次于濡源築立峰臺射白熊于顂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温泉至廣寧登歷山秋七月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泰常元年夏六月丁巳車駕北廵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宫　二年夏五月車駕西廵至于

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冬十有二月庚申田于西山癸亥車駕還宫　四年夏四月辛巳南廵幸鴈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灅水己亥車駕還宫復所過一年租賦秋八月辛未東廵遣使祭恒岳甲申車駕還宫所過復一年田租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廵至雲中踰白道北獵野馬于辱孫山至于黄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行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三日蕃渠帥繒帛各有差

二月丙戌車駕還宫賜從者布帛各有差秋七月乙巳幸灅南宫遂如廣寧辛酉幸橋山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其所苦賜爵號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風俗冬十月甲戌車駕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壬辰車駕南廵出自天門關踰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人　八年春正月丙辰行幸鄴存恤民俗三月乙巳帝田于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乙卯濟自靈昌津幸陳留東郡乙丑濟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橋于冶坂

津夏四月丁卯幸成臯城觀虎牢遂至洛陽觀石經閏月己未還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辛酉還至晉陽班賜從官王公以下逮于廝賤無不霑給五月丙寅還次雁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北巡六月丙辰北巡至于參合陂遊于蟠羊山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觀于灅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宫

太武帝本紀始光元年夏四月甲辰東巡幸大甯

神麚元年夏四月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六月甲寅行幸長川秋七月車駕還宫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温泉九月車駕還宫冬十月甲辰北巡壬子田于牛川　二年冬十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文成帝本紀太安三年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宫于遼西黄山　四年春正月乙卯行幸廣寧温泉宫遂東巡平州庚午至于遼西黄山宫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享羣臣

于山下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為樂游山築壇記行于海濵戊寅南幸信都畋遊于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于中山所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還宫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塚毁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毁墳壠者斬之辛卯車駕次于車輪山累石記行

禮志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幸遼西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

孝文帝本紀延興二年閏六月戊午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九月辛巳車駕還宮　三年冬十有一月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于懷州所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

太和五年春正月巳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免宮人年老者還其所親丁酉

車駕幸信都存問如中山癸卯還中山己酉講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都三月辛酉朔車駕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宰加以黜陟己巳車駕還宮 十五年秋七月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春二月壬辰巡省京邑聽理寃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 十七年八月壬寅車駕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終身戊申幸幷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庚午幸洛陽 十有

八年春正月癸亥車駕南巡詔相兖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乙亥幸洛陽西宫二月己丑行幸河陰壬寅車駕北巡閏月癸亥次句注陘南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宫秋七月壬辰車駕北巡辛丑幸朔州八月癸卯皇太子朝于行宫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癸丑幸懐朔鎮己未幸武川鎮

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元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貧窮孤老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又詔諸北城人年滿七十以上及廢疾之徒校其元犯以準新律事當從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自餘之處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聽還戊辰車駕次旋鴻池辛未還平城宮冬十月辛亥車駕發平城宮壬戌次于

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民所疾苦己巳幸信都十有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丁丑車駕幸鄴己丑車駕至洛陽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戌次于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癸酉車駕至平城癸未行幸雲中乙未

車駕南廵巳酉次離石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丙辰車駕次平陽夏四月庚申幸龍門癸亥行幸蒲坂辛未行幸長安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巳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

賜爵三級其營船之夫賜爵一級孤寡鰥貧窮痾廢疾各賜帛二匹穀五斛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舉

六月庚申車駕至長安

孝莊帝本紀永安二年夏五月甲戌車駕北巡乙亥幸河内戊寅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秋七月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昇大夏門大赦天下

出帝本紀永熙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車駕狩于嵩陽

已巳遂幸温湯丁丑車駕還宫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天保三年夏六月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幷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二月壬子帝還宫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九月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　五年冬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九年夏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

北周書明帝本紀二年九月丁未幸同州過故邑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歴舊宫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踈桐舉杯延故老令聞歌大風冬十月辛酉還宫

武帝本紀保定二年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丙戌幸同州冬十二月辛卯至自同州

天和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

申還宫

建德六年夏六月甲子帝東巡秋七月丙戌行幸洛州

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

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宫

十二月庚申行幸并州宫

宣政元年春正月壬午行幸鄴宫辛卯行幸懐州癸巳

幸洛州二月丁巳帝至自東巡

宣帝本紀大象元年春正月甲辰東巡狩戊午行幸洛

陽二月乙亥行幸鄴三月庚申至自東巡

右南北朝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誦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　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三年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四月景申車駕北巡狩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啟民可汗來朝八月壬

午車駕發榆林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九月己未次濟源己巳至東都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八月親祭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　五年三月車駕西巡河右四月癸亥出臨津關渡黄河五月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六月癸卯經大斗拔谷景午次張掖戊午大赦天下行經之所給復二年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十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三月癸亥幸江都宫　七年二月上自江都御龍舟入永濟渠遂

幸于涿郡　八年三月車駕度遼九月上至東都　九年四月車駕度遼九月車駕次上谷　十年三月行幸涿郡四月車駕次北平七月車駕次懷遠鎮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避暑汾陽宫八月巡北塞十月上至東都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宫

右隋

唐書禮樂志天子將巡狩告于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

月于某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將發告于圜丘前一日皇帝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廟社稷具大駕鹵簿所過州縣刺史令候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見將作築告至圜壇于嶽下四出陛設昊天上帝配帝位天子至執事皆齋一日明日望于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所司爲壇設祭官次于東壝門外道南北向設饌幔内壝東門外道北南向設宫

懸登歌爲瘞埳祭官執事皆齋一日嶽鎮海瀆山川林
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尊在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設玉篚
及洗設神座壇上北方獻官奠玉幣及爵于嶽神祝史
助奠鎮海以下明日乃肆覲將作于行宫爲壝三分壝
間之二在南爲壇于北廣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設
宫懸壇南御座壇上之北解劍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
門外東西刺史令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輦路壇
南文官九品位壇東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壇南

三分庭一蕃客位于西又設門外位建牙旗于壝外黃麾大仗屯門鈒戟陳壝中吏部主客戶部賛羣官客使就門外位刺史令賛其土之實錦綺繒布葛越皆五兩為束錦以黃帊常貢之物皆籠其屬執列令後文武九品先入就位皇帝乘輿入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坐南向刺史蕃客皆入壝門至位再拜奠贄興執贄侍中降于刺史東北皆拜宣巳又拜蕃客以舍人稱制如之戶部導貢物入刺史前龜首之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

州之美物重行陳執者退就東西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導刺史一人解劒脱舄執贄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刺史劒舄復位初刺史升奠贄在庭者以次奠于位前皆再拜戸部尚書壇閤北向跪請以貢物付所司侍中承制曰可所司受贄出東門中書侍郎以州鎮表方一案俟于西門外給事中以瑞案俟于東門外乃就侍臣位初刺史將入乃各引案分進東西陛下刺史將升中書令

黃門侍郎降立既升乃取表升尚書既請受贄中書令乃前跪讀黃門侍郎給事中進跪奏瑞侍郎給事中導案退文武刺史國客皆再拜北向位者出就門外位皇帝降北陛以入東西位者出設會如正至刺史蕃客入門皆奏樂如上公會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典禮者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為不恭宗廟有不慎為不孝皆黜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有討有

功德于百姓者爵賞之

舊唐書高宗本紀 武德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

唐書太宗本紀 貞觀四年秋九月己卯如隴州壬午禁芻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月壬辰赦岐隴二州免今歲租賦降咸陽始平武功死罪以下乙卯免武功今歲租賦十一月甲子至自隴州 十一年春二月甲子如洛陽宮乙丑給民百歲以上侍五人三月癸卯降洛州囚見徒免一歲租調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

北縣毀河陽中潬幸白司馬坂觀之賜頻河遭水家粟帛十一月辛卯如懷州丙午如洛陽宮　十三年二月癸亥如河北縣觀底柱乙丑如陜州丁卯觀鹽池庚午如蒲州甲戌如長春宮免朝邑今歲租賦降囚罪丙戌至自長春宮

冊府元龜貞觀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次温泉衛士崔卿刁文懿憚于行役冀鑾輿驚擾而停遂夜射行宮矢及寢院者五皆以大逆論己丑詔從行士卒家貧親老並

放還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年高于貞觀殿三月戊辰如襄城宫庚午罷襄城宫分賜百姓十月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宫十一月壬申還京十二月戊子至自洛陽　十八年二月己酉幸零口村落偪側問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府州録尤少田者並給復移之于寛鄉乙卯還宫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宫壬午宴父老百九十人于儀鑾殿班賜有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年八月如靈州庚辰次涇州

賜高年鰥寡粟帛丙戌踰隴山關次瓦亭觀牧馬九月辛卯遣使巡察嶺南十月丙戌至自靈州

高宗本紀永徽五年三月戊午如萬年宫乙丑次鳯泉湯辛未赦岐州及所過徒罪以下八月己未詔免麟游岐陽今歲課役岐州及供頓縣半歲九月丁酉至自萬年宫

顯慶二年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宫二月癸亥降洛州囚罪徒以下原之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上氊衾粟帛

十一月戊戌如許州甲辰遣使慮所過州縣囚乙巳赦鄭州免一歲租賦賜八十以上粟帛其嘗事髙祖任佐史者以名聞十二月乙卯如洛陽宫丁卯以洛陽宫為東都　四年閏十月戊寅如東都辛巳詔所過供頓免今歲租賦之半賜民八十以上氊衾粟帛　五年正月甲子如并州己巳次長平賜父老布帛二月丙戌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以上葬并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别封者子孫二階大將軍府僚佐存者一

階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酺三日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于朝堂會命婦于内殿賜從官五品以上并州長史司馬勲一轉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氈衾布粟四月癸巳如東都

舊唐書高宗本紀龍朔元年三月壬戌幸合璧宫七月癸卯車駕還東都八月丙戌令諸州舉孝行尤著及累葉義居可以勵風俗者九月甲辰以河南縣大女張年百三歲親幸其第天宫寺是高祖潛龍時舊宅上周歷

殿宇感愴久之度僧二十人壬子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親王三等以上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等各有差十月丁卯狩于陸渾癸酉還宫

冊府元龜咸亨元年九月丁丑京師久旱詔來年正月幸東都在路供頓所須並令司稼自供不得令州縣差科所經道路修理開拓水可涉渡不煩造橋築宫又擬置御營之驛並不敢擅加修補在路不得妄有進獻

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二年正月乙巳如東都二月辛未遣使存問諸州十一月庚戌如許州遣使存問所過老疾鰥寡癃因十二月癸酉獵于昆陽丙戌如東都

儀鳳元年二月丁亥如汝州温湯遣使慮免汝州輕繫三月甲辰如東都免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帛

四月戊申至自東都

冊府元龜儀鳳三年五月壬戌發京師幸九成宫丙戌至九成宫是日山中霖雨大寒從行兵士有凍死者各

賜絹三匹給棺櫬官爲埋殯又九月丁巳車駕發九成
宫辛酉至京師十月詔曰咸京天府地隘人繁百役所
歸五方胥萃雖獲登秋之積猶虧洊歲之資眷言于此
思蠲傜賦夫以交風輿壤測景神州職貢所均水陸輻
輳令兹豐熟特倍常時事貴從宜實惟權道即以來年
正月幸東都關内百姓宜免一年庸調及租并地于税
草其當道諸縣特免二年劍南隴右諸軍每供進物一
二年且停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如東都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東都上以穀貴減扈從兵士庶從者多浮踣于路戊寅次澠池之紫宮乙酉至東都

唐書高宗本紀弘道元年正月甲午幸奉天宮四月己未如東都

冊府元龜先天元年十一月睿宗命帝巡邊誥曰先王省方所以觀風設教聖人順動所以刑清畍服故協時

同律虞典之常道喬嶽翕河周詩之盛德自王風不競
兹禮遂亡兩漢本朝有時于邁三國以降日不暇給我
皇家開元首出十代重光寰宇大寧車書無外文祖神
宗之德洽于人心考祥展義之規昭于國典皇帝天錫
英武神與聰明自陟元后實總朕師時政益明彝倫攸
叙而邉甿遐阻藩服悠曠式慰來蘇之懐實允卜征之
意加以頃年邉將授任或乖師旅以虧軍威不振今盛
德在水玄宾御辰天道成于積陰王制崇于大閱皇帝

宜順時巡狩親幸邊陲掌圖修考事之儀典樂具陳詩之禮西泊河塞東踰燕朔望秩名山肆覲羣后休農問老誓師訓率其有牧州典郡功施于人杖節擁旄隱若敵國者當崇進律之賞加以分麾之命若郡政不舉軍令莫修聚斂苛細侵削戰士者宜明玆憲典肅以天誅然後七萃騰裝三軍按節合符釜山之典覽軒帝之餘風勒騎單于之臺踐漢王之故事使陰山罷祲大漠無塵其供帳所資儲擬之費皆令有司支備不得煩人甲

午帝以北巡之故慎選良將乃以幽州防禦使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和戎等軍大使并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旣而竟不行　二年八月癸卯制曰咸雒京師建都惟舊乃眷時邁卜御斯在自中宗入闗于今八載省方之典久而莫修遂使水漕陸輓方春不息勞人奪農卒歲何望闗東嗟怨朕實閔焉思欲寧人而休轉運館轂而就敖庾加以暑雨作害災拂秦川歲星有福祥歸豫野朕情

深救弊身豈懐安愽考靈心審聽輿語上奉天以為孝下利人以為忠順時而動從衆之願宜以今年十一月行幸東都凡厥有司各恭乃事至于從行兵馬供頓貯積務在撙節勿使煩勞考使選人咸令都集東都宫殿須理量加補葺不得煩人朕本為人而行非擬勞人自奉所過州縣無費黎元亦不得輒有差科旁求進獻宣布遐邇知朕意焉十月己亥幸新豐之温湯乙巳至自温湯

開元二年九月戊申幸新豐之溫湯十一月甲申勑曰惟此新豐是出古之順豫義兼巡省頃者觀風數臨兹地以宽滯詢于故老閭里懽康田疇墾闢况冬降積雪春𪐴有年且諺王遊果符時邁千乘萬騎咸給于主司而累月再來頗勤于除掃且下復蠲之令慰其望幸之心新豐縣百姓免一年雜差科縣官及溫泉監官經兩度祗承者與一中上考　三年十月癸亥幸鄠縣之鳳泉湯甲戌制曰詩人賦田以備蒐狩之義王者順時式

展畋遊之禮頃者築場神甸清道子來經上林之苑囿
指扶風之藪澤雖獮將提鼓虞人植旗仍憫沍寒之節
不行肅殺之命豈惟虞舜之典咸秩山川所冀周文之
風及于鳥獸繇是罷還士卒非重盤遊養彼吏人致有
煩擾所謂行者幸也后來其蘇宜申恩惠用符古昔所
經州縣供承頓官百姓并告營幕橋道等事宜令所司
勘會奏聞其緣御路及頓場麥苗有損者亦令具實奏
聞十一月已卯至鳳泉湯是月詔曰陳詩展義問俗觀

風乃王者之所務也頃屬農事皆隙歲功有成近歷鄠鎬左連岐雍見江山秀麗溝塍綺錯長楊鄠杜之間竹林園果之富相望于道家給人足謂之時邁頗慰予懷思所以問耆老恤淹滯舉逸人旌賢士庶協巡遊之典以符行在之恩駕所過之縣見禁囚徒以下咸宜放免流以上罪犯具狀奏聽進止古者親問高年養存孤老年九十以上幷篤各賜物四段綿布各一匹　五年正月辛亥幸東都庚申勑曰行幸所經州宜令紫微令黃

門平章事蘇頲訪察刺史上佐政術定作三等奏聞二月甲戌至東都　六年七月辛酉詔曰觀俗省方所以愛人治國崇尊廟貌所以事神享親欽若昔典此惟大義朕祗膺鴻業積稔咸泰去歲欲幸洛京已發成命旋屬重營太廟因將中止未即展軨效駕信弗可違終肆覲于東方當載馳于西土流晷不駐通喪永畢象居始成如在增慕朕之前志日夜匪遑故可以詩陳肅雍禮極禋祀況神明之隩時惟雍州稼穡有年莫若關輔王

假用吉后來其蘇實獲我心俾從人欲可以今年十月取北路幸長安所司準式務在節省無得勞費甲寅復詔曰兩京來去乃是尋常緣頓所須皆用官物至于百姓纔暫祗承處置有條不合辛苦其中侵擾莫非横干或漁獵畜養以將進獻徒使役以徇聲名實由綱紀未樹教令不行去年從京向都嘗亦處分蒲州刺史程行諶同州刺史李朝隱陝州姜師度至其州界咸有進奉惜其能善政故乃屈法收情憶至于今豈能無怪冬中

西幸不可踵前其有輒進送及餉遺從官并别有煩擾者必科以法御史明加糾察隨時奏聞九月辛卯以將作大匠韋湊為東都留守十月甲寅還京十一月辛未至自東都 九年九月甲戌詔曰王者觀俗以賦政考祥以省方必將協于人和而奉若天命朕祇承鴻業用康黎庶思振德以惠物豈勞人以尊己頃年關輔之地轉輸實煩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屢動千金有費九載未儲懐此勞軫以增旰昃且夫茍利于物可隨方而變通

將適于人故因時以巡幸卜洛萬方之隩維嵩五岳之中風雨之所交舟車之所會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運利俗阜財於是乎在今欲省其費務以實關中即彼敖庾少留河邑乗歳陽之吉展遊順之儀豈惟龜筮不違故亦詢謀是協脩五禮問百年車輿動而不勞玉帛會而胥悦所謂先天以宏道因人以為利也宜以明年正月十五日幸東都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二月丁丑

次望春頓賜從官帛

冊府元龜開元十年正月丁巳幸東都二月戊寅至東都八月壬子制曰朕頃自鎬京省方于雒本以息轉輸之費即河渥之殷今屬宗廟改修禮崇昭事永言配享必在躬親又眷彼晉陽是稱重鎮將陳詩以問俗式安邊而訓武雖來往祗供頗有煩役而國之大事不可云勞宜以明年正月三日發雒幸并州取便路還京應須支計所留準式緣頓祗承一事以上並用當處官物不

許科斂百姓其遞運及從兵馬官寮等務從減省所在公私並不得輙有進獻違者所由州縣官及進獻人各量事貶罰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一年正月丁卯降東都囚罪杖以下原之巳巳如并州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賜侍老物庚辰次潞州赦囚給復五年以故第為飛龍宫辛卯次并州改并州為北都癸巳赦太原府給復一年下戶三年元從家五年版授侍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

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二月壬子如汾陰賜文武官階勲爵帛三月辛未至自汾陰免所過今歲稅赦京城

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庚午幸東都至華陰上製嶽廟文勒之于石立于祠南之道戊寅至自東都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如兖州庚午次濮州賜河南北五百里内父老帛十一月庚寅封于泰

山辛丑禪于社首壬辰大赦賜文武官階勲爵致仕官一季禄公主嗣王郡縣一子官諸蕃酋長來會者一官免所過一歲兖州二歲租賜天下酺七日丁酉賜徐曹亳許仙豫六州父老帛十二月己巳如東都

冊府元龜開元十五年六月乙巳西京父老詣闕上表請幸帝手詔許之甲寅制曰朕粤自鎬酆省方瀍雒屬九服寧宴四時順成殊徵厖殷景福紛委遂荷靈貺登于介丘先天成功允答休祐葢敬天知命不敢以寧也

我來于東歲亦數稔而西土耆老徯予多怨況關輔之地頃則有年宜叶卜征之祥式展時廵之義可以今年閏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長安所司准式縁頓支供一事以上並用當處官物不須科斂百姓其遞運及行從官寮等務從減省所在公私不得輒有進獻宣布遐邇知朕意焉八月已巳制曰朕君臨區宇子育黎元毋懷勤恤不欲勞煩而鎬京之地陵寢所在自展義河雒已歷歲年所以式尊卜征有事時邁抑惟嘗典寧敢憚勞將

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暴水浸于邑居軫懐憂惕無忘鑒寐且從南路幸長安所司准式閏九月庚申發東都幸京師十月巳卯至京師　十九年六月丁卯制曰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載一巡時維邦典上庾多饒衍之美仍勞于轉輸中壤均舟車之湊頗闕于殷積朕所以相時度宜期于利物者也况河汴頻稔江淮屢登二周馳望幸之誠三川勤徯予之請然猶未便順動且念人勞期以來年方議時邁而頃京輔近甸膏澤未均

陝雒之交稼穡亦盛固不可俟于今日庶用協乎光天
豈肆心于宴安期順人而從幸兩京供帳宿有儲擬十
月滌場是因暇隙信可備法駕整勾陳清蹕崤潼觀風
河雒宜以今年十月四日幸東都所司准式十月丙申
幸東都敕供頓州縣百姓所緣料及充木匠雜祗供人
等宜放今年地租自餘戶等免今年地稅半應定供頓
縣官各與一中上考庚辰至東都

唐開元禮皇帝巡狩告圜丘告社廟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將告前一日皇帝齋於太極殿如郊祀之儀凡應告之官清齋于告所告社齋于太社告廟齋于廟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本司及公館各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社則社門廟則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

陳設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

向[社則宮西門廟則廟東門]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社則守宮廟同社]設文武侍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告官從駕羣官次各於常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社無饌幔廟同社]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壝南[社則于壇北廟于庭]設登歌及舉麾位於壇上[廟于殿上]並如常儀[社自此則右校清掃內外為瘞埳二于樂懸北如常]前一日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高四尺[社無燎壇廟同社]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將告奉禮郎一人守之在]

位板西南五步所西向社設御位於北門之内當社壇南向廟於東階東南西向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羣官板位於内外如常儀郊社令廟太廟令帥府史一人社二人及齋郎以樽坫罍洗篚冪及玉幣之篚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廟酒樽位於堂上前楹間各於室外之左北向每室春夏雞彝一鳥彝一犧樽二秋冬斝彝一黄彝一著樽二皆加勺冪俱西上各有坫以置瓚執樽罍篚冪者各位於樽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座於座首廟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府史齋郎以樽坫罍洗篚

冪入設於位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烹牲於廚社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人烹牲於廚牲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牲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席位如常廟每室各一犢

鑾駕出宮社廟同

皇帝服衮冕之服乘玉輅備大駕及嚴鼓時奏請發内外器服皆如常儀

親告告社則薦玉帛及進熟告廟則晨祼及饋食

其日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

其屬入實樽罍玉幣太廟實以汎齊凡樽皆二其元酒各實于上樽禮神之玉以蒼璧其幣以蒼社太罍實以醴齊配座以象樽實亦如之明水實于上樽玉兩珪有邸太祝各以幣置于篚幣隨牲色各長丈八尺晨裸雞彝斝彝犧樽著樽之上實以明水烏彝黄彝實以鬱鬯犧樽著樽實以醴齊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入設于内壝東門外饌幔内社於廚中未明二刻奉禮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引就位廟又未明一刻賛引引太廟令太祝宫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賛者承傳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升東階入開塪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訖各就位駕將至謁者賛引各引告官以下

及從告羣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領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協律太樂令帥工人各入就位凡升壇坐者皆脫履于下降納如常儀降輅之大次郊社以祝版進署如常儀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及諸太祝與執樽罍篚冪者入就位大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客使次入就位升壇者脫履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進置通事舍人引從駕羣官就入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引從駕羣官入

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板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常社傳大次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板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

侍衛如常告廟同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內壝門外社社宮北門外廟廟門外殿中監進鎮圭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社無謁者引下至如常廟同社皇帝至板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退立於左南北儀皇帝北面立告通事舍人各引從告官及諸王

介公酅公諸方客使以次入就位立定社無通事舍人各引下至此廟同社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下辭贊者皆承傳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作文舞之舞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社奏順和之樂以函鍾之均樂八成廟奏永和之樂以黃鍾之均樂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蔟應鍾各再奏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

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皆再拜廟則晨祼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又授巾如初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升階樂止侍中以下量人從升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樽彝所執樽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酒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鍾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樽彝所執樽者舉冪侍中取瓚于坫進皇帝受瓚侍中贊酌鬱酒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大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

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太祖次祼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至版位西向立樂止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樽所廟無太祝取玉帛至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升北陛以下升降皆北階近侍者從升如常儀皇帝升壇北向立社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社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肅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社南向跪奠於天帝神座社太社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社南向再拜訖登歌

止樂作社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面進皇帝進西向跪奠于后土氏座興太常卿引少退再拜訖登歌止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奠玉幣于太稷氏升降如太社壇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作初羣官拜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司徒奉天帝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階樂止饌升於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簠簋徹之如式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社儀皇帝奠玉

帛訖降還板位下有進熟篇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西門外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后土后稷之饌入自左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后土后稷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廟儀於此有饋食篇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東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皆奏無射饌至太陛諸太祝迎引於陛上樂止各設于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復位諸祝各還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晨祼之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升阼階樂止詣獻祖罇彝所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每酌獻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面跪奠爵俛伏興出

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板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制讀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祝板於神座興出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彞所酌獻如初儀唯不盥洗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盥手黄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受巾跪奠於篚遂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黄門侍郎又受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黄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

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則升社北陛）太樂止近侍者從升如常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社則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天帝（社云太社下倣此）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賛酌汎齊（社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酒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跪（社南面）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社西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社廟同）訖興皇帝再拜初讀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

於神座還罇所社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尊所酌獻西向奠爵讀祝文如上儀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降酌獻如太社儀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面立樂作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廟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司徒自升東階立於前楹間北面諸祝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侍中賛祭啐如常儀諸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興以胙肉共置一俎上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廟祝帥齋郎減胙肉又以籩取黍稷飯肉共一籩先以飯

授司徒司徒奉進授皇帝以授左右次受胙皇帝再拜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社降北陛太常卿引詣太稷行事如太社訖降陛廟降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廟司徒復位登歌作諸祝入室徹豆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衆官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社則望瘞太下倣此

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至望燎位社則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諸太祝各以篚進神座前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醴黍稷飯爵酒輿各自其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饌物置於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四人炬燎火半柴社則降壇南當瘞埳西行諸祝以玉帛饌物置于埳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實土太常卿前奏禮畢廟無望燎儀太常卿引皇帝出內壝門社出宮門廟出廟門殿中監前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從告

官及從駕羣臣諸方客使以次出賛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賛引引出工人以下以次出社廟祝版燎於齋所

鑾駕還宫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皷吹振作奏請還宫如常儀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宫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須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
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
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
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
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
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太山下修圓壇四出陛若先有封禪祀天壇即不須別

築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其設文武侍臣次陳饌位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圜丘之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使客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衞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衞壝門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者西方

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辛圜丘儀其褒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蒼牲一騂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

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太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于上罇玉以蒼璧幣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内未明二刻奉禮帥賛者先入就位賛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衮冕乘輅發行宫奏請進發内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賛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門外次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

羣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圜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圜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鐏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其祝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鐏所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謁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

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衆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幣

皇帝還大次禮官二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輙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于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于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敘重行

南向前三日守宫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内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宫縣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内外又為瘞埳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各清齋於祭所諸衞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衞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内壝東門之内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

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岳鎮海瀆各山罍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岳壇上加山罍二罍置于山罇東北向皆加勺羃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

常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位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

山罍實以醍齊犧罇實以沈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于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

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史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

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夥賓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

姑洗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岳壇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岳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

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岳神座前籩豆簠簋徹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鐏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訖洗爵詣者引升自南陛詣酒鐏所執鐏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岳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酌奠鎮海以下還鐏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

祝文臨時撰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二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

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引引執事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板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宫之南為宫壝方三百步面一門為壇於壝内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宫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宫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輂輅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板

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賛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鈒戟陳於壝内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板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宫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

請行宫門外奉迎典儀帥賛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户部賛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越之屬俱五兩爲一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板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

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贄興凡拜奠贄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龜

為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為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劍席跪解劍脫舄執贄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舄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為首者奠贄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拜

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别為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黄門

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階中書令黄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户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黄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㽔賔之鍾左五鍾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衞如來

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正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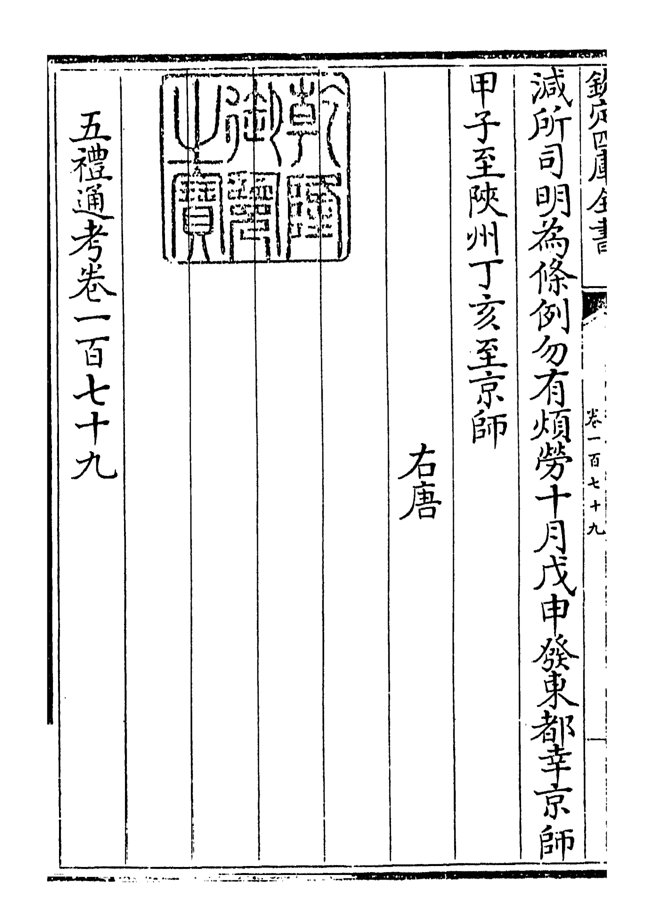
官有討有功德于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宗禰用特如别禮若告封禪如别儀

蕙田案開元禮諸儀皆仿虞書舜典禮記王制最為雅正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月壬午如潞州丙戌中書門下慮巡幸所過因辛卯赦潞州給三年賜高年

粟帛十一月辛丑如北都癸丑赦北都給復三年庚申如汾陰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税賜文武官階勲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陰

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正月敕以前議西幸屬歲不登闗輔之間且欲無擾今稼漸熟漕運復多而陵寢又遠蒸嘗永感農隙順動得非其時前取今年十月辛酉京者以其月三日發東都取南路應緣頓所務要崇節



減所司明為條例勿有煩勞十月戊申發東都辛京師甲子至陝州丁亥至京師

右唐

五禮通考卷一百七十九